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5
(第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4)

《齐民要术》有关"得名之由"的探讨

曾昭聪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 要: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词源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中《齐民要术》虽为农书, 然亦蕴含了不少词源研究的成份, 其研究表现在多个方面。

关键词: 齐民要术; 词源; 研究; 词源学史

中图分类号: H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05)02-0143-05

一

"汉语词源学是一门以探求汉语词的原初造词理据和音义状态为目的的学科。词源研究是中国传统训诂学中十分古老的课题, 周、秦、两汉'小学'中的名物问题、声训问题、转语问题, 宋代以来的热门话题'右文说'、'右音说', 训诂理论中关于'音近义通'问题的探讨, 训诂方法中关于'因声求义'原理的阐明, 都与词源有关。"[1] 可以说, 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已包含了相当丰富的词源研究成果。当代汉语词源的研究, 既要注重活的语言材料, 采用亲属语言、方言的比较来探讨词的语音演变轨迹, 以寻求词的原初语音形式; 同时也要继承注重汉语汉字特点的传统词源学研究的成果。

传统词源学史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从先秦"名物"问题到《说文解字》、《释名》, 再到宋代的右文说, 清代的因声求义, 语言学界的研究可谓多矣。但是, 还是不少问题没有涉及到。翻开任何一篇讨论传统词源研究的论文或语言学史著作, 可以看到学术界普遍一致认为, 继两汉的词源学高峰之后, 又一个高峰便是宋代, 其标志即右文说的出现。这中间几百年的时间内, 可以称为承前启后的研究成果仅仅是晋代杨泉《物理论》中的一句话:"在金石曰坚, 在草木曰紧, 在人曰贤。"但是, 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学术史都有继承有发展, 词源学史也不例外。我们发现,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 词源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不绝如缕。虽未有系统的词源学理论出现, 但在随文释义的注解、辞书编纂和笔记杂著中, 时时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学者们的词源研究思想。有些内容, 前贤时彦也谈到了, 但大多不是从词源角度来谈的。对这一时期的词源研究成果作一番整理并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词源学史上对它们的成绩与不足进分析, 进而归纳出这一时期的词源研究特点, 对词源学史的研究将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汉语词源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词源研究成果重视得还不够, 因此从事这一研究必须发掘材料, 用材料说话, 用事实说话, 从语言材料本身归纳各自的成绩。具体说来,

收稿日期: 2005-0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研究"(04CYY004)

作者简介: 曾昭聪(1969-), 男, 湖南洞口人,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训诂.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我们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如下语料:魏晋时期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范宁的《穀梁传注》、杜预的《左传注》等等,其中以郭璞注为主;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五代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等;另外还有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段成式《酉阳杂俎》及其他唐代笔记,颜师古的《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等。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初步考察,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家们有的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词源研究,有的则是零珠碎玉。《齐民要术》虽为农书,然亦蕴含了不少词源研究的成份,对其略作整理,可以为词源学史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补充。

二

《齐民要术》[2],北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农学名著,也是世界农业史上最有价值的名著之一。从语言研究角度来说,它的词汇现象已为从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学者们所注意;但是书中的词源研究也即关于事物"得名之由"的探讨,尚不大为人所注意。以下试分类引述并加以评论。

(一)有意识地对事物的"得名之由"进行探讨或者暗含了词源探讨的内容。例如①:

(1)卷一《种穀第三》:

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字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议(义)为称,聊复载之云耳:

朱穀、高居黄、刘猪黄、道愍黄、聒穀黄、雀懊黄、百日粮……此十四种,早熟,耐旱,熟早免虫。聒穀黄、辱稻粮二种,味美。

今堕车、下马看、百群羊、悬蛇赤尾、罢虎黄、雀民泰、马曳缰……此二十四种,穗皆有毛,耐风,免雀暴。一[illegible]黄一种,易舂。[2]61

贾思勰从三个角度解释了粟的得名之由,一是"以人姓字为名目"即事物大名前加人的姓名(也包括地名),如朱穀、刘猪黄、东海黄;二是"观形立目"即比附类似事物外形而命名(也包知颜色),如堕车、下马看、青茎黄、黑好黄;三是"会义为称"即该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对人所发生的关系,如百日粮、起妇黄。

(2)卷二《种麻第八》:

凡种麻,用白麻子。白麻子为雄麻。颜色虽白,啮破枯燥无膏润者,秕子也,亦不中种……[2]117

案,缪启愉校:"'虽',金抄及《辑要》引如字,明抄、湖湘本误作'雄'。"[2]119说明"虽"字不误。这里的"虽"是"原本、本来"之意,中古近代汉语中多有用例,最早见于《史记》:"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3]贾思勰说"颜色虽白"是说雄麻的颜色本来就是白的,实际上也就是解释了"白麻子"的得名之由。

(3)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第五十二》:

然后削去四畔粗白无光润者,别收之,以供粗用。粗粉,米皮所成,故无光泽。其中心圆如钵形,酷似鸭子白光润者,名曰"粉英"。英粉,米心所成,是以光润也。[2]372

这里揭示了"粗粉"和"英粉"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是指出了二者的得名之由。

① 以下举例所引内容有大字小字之别(小字原为双行),均据缪启愉校释本。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4)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肩肉欲宁。宁者,却也。“双凫”欲大而上。“双凫”,胸两边肉如凫。[2]399

贾思勰关于“双凫”的解释正说明了马胸两边得名“双凫”的缘由。

(5)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眼去角近,行驶。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脉贯瞳子,最快。“二轨”齐者快。“二轨”,从鼻至髀为“前轨”,从甲至髂为“后轨”。颈骨长且大,快。[2]416

这里指出了“二轨”的得名之由。

(6)卷八《作酱等法第七十》:

作鲩鲊法:昔汉武帝逐夷至于海滨,闻有香气而见物。令人推求,乃是渔父造鱼肠于坑中,以至土覆之,香气上达。取而食之,以为滋味。逐夷得此物,因名之,盖鱼肠酱也。取石首鱼……食时下姜、酢等。[2]545

这时揭示了“鲩鲊”的得名之由。“因名之”之语说明贾思勰确实是有意识地探究词源的。

(7)卷八《作鱼鲊第七十四》:

作裹鲊法:脔鱼,洗讫,则盐和糁。十脔为裹,以荷叶裹之,唯厚为佳,穿破则虫入。不复须水浸、镇迮之事。只三二日便熟,名曰“暴鲊”。[574]

“暴”是迅速之意,指前面说到的“只三二日便熟”。这里解释了“暴鲊”一词的得名之由。

(8)卷八《羹臛法第七十六》:

食脍鱼菰羹:芼羹之菜,菰为第一。四月菰生,茎而未叶,名作“雉尾菰”,第一肥美。叶舒长足,名曰“丝菰”。入七月,尽九月十月内,不中食,菰有蜗虫著故也。虫甚细微,与菰一体,不可识别,食之损人。十月,水冻虫死,菰还可食。从十月尽至三月,皆食“环菰”。环菰者,根上头、丝菰下菱也。[2]589

这里揭示了“雉尾菰”、“丝菰”、“环菰”的得名之由。“雉尾菰”缘于“茎而未叶”;“丝菰”缘于“叶舒长足”;“环菰”缘于“根上头、丝菰下菱”。

(二)有意识地举出事物别名或俗名以见其“得名之由”。例如:

(1)卷四《种椒第四十三》:

熟时收取黑子。俗名“椒目”。不用人手数近捉之,则不生也。[2]309

缪启愉注:“花椒种子色黑形圆有光泽,故有‘目’名,名称已见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2]311贾思勰在这里指出“椒目”的名称,应当不是偶然的,而是注意到了其“得名之由”。

(2)卷五《种榆、白杨第四十六》:

白杨,一名“高飞”,一名“独摇”。性甚劲直,堪为屋材;折则折矣,终不曲挠。[2]343

案,缪启愉注:“‘高飞’:形容它长得很快,长得高。‘独摇’:形容它很快挺拔,高出其他的混生树种,耸立随风摇曳。”[2]344-345贾思勰这里指出白杨的别名,当然也暗含了揭示其词源的深层意识。

(3)卷五《种穀楮第四十八》:

《说文》曰:“穀者,楮也。”

按,今世人乃有名之曰“角楮”,非也。盖“角”、“穀”声相近,因讹耳。其皮可以为纸也。[2]347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这里从词源角度指出了楮的别名错误的原因。

(4)卷五《种槐、柳、梓、梧、柞第五十》:

然则楸、梓二木,相类者也。白色有角者名为梓。以楸有角者名为"角楸",或名"子楸";黄色无子者为"柳楸",世人见其木黄,呼为"荆黄楸"也。[2]354

这里揭示了柳楸别名"荆黄楸"的得名之由。

(5)卷五《种槐、柳、梓、梧、柞第五十》:

是知荣、桐、榇、梧,皆梧桐也。桐叶,花而不实得曰白桐。实而皮青者曰梧桐;按,今人以其皮青,号曰"青桐"也。[2]356

这里揭示了梧桐别名"青桐"的得名之由。

(6)卷五《种槐、柳、梓、梧、柞第五十》:

《尔雅》曰:"栩,杼也。"注云:"柞树。"

按,俗人呼杼为橡子,以橡斛为"杼斗",以剜剜似斗放也。[2]358

案,缪启愉注:"'剜剜',各本及元刻《辑要》引并同,形容橡斛凹陷如斗形。"[2]358贾思勰在这里揭示了橡斛的别名"杼斗"的得名之由。

(7)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第五十二》:

鸡舌香,俗人以其似 丁,故为" 丁香"也。[2]367

缪启愉注:"花成聚伞圆锥花序顶生,花蕾长管状,上大下锐,形如土制铁钉(丁子),故有'丁子香'之俗名(丁即'钉'字)。"[2]370这里也揭示了"丁子香"这一名称的得名之由。

(三)引述前人文献中有关事物"得名之由"探讨的内容。例如:

(1)卷二《种匏第十五》:

《卫诗》曰:"匏有苦叶。"毛云:"匏,谓之瓠。"《诗义疏》云:"匏叶,少时可以为羹,又可淹煮,极美,故云'瓠叶幡幡,采之亨之'。河东及扬州常种之。八月中,坚强不可食,故云'苦叶'。"[2]165

这是引述《诗义疏》解释"匏"之"苦叶"的"得名之由"。

(2)卷三《种苜蓿第二十九》:

《西京杂记》曰:"乐游苑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光风';光风在其间,常肃然自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2]224

这里引述《西京杂记》中对"苜蓿"别名由来的解释。

三

词源研究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东汉刘熙的《释名》以来,古人就在探讨事物的"得名之由"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追溯语源'还包括探求词的'内部形式'。词的内部形式,就是用作命名根据事物的特征在词里的表现,又叫词的理据。简单地说,探求词的'内部形式',就是要探求词的'得名之由'。"[4]研究事物的"得名之由"是有意义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贾思勰已经在《齐民要术》中对事物"得名之由"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尽管这种探讨从分布上来说还不够多,但基本上是自觉的——前两类尤其明显;即使是引述前人的有关内容,也说明作者有这一方面的意识。作为一名太守兼农学家,贾思勰能够有这样的词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源意识是值得赞许的。

古人有关“得名之由”的探讨是汉语词源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总体研究,我们发现,这一历史时期的词源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它们在词源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功绩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类似于《齐民要术》这样的语料还有许多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整理。“研究中国语言学史,还应该看到,每一门学科都有它的历史继承性,以前的研究成果应该充分地加以利用。”[5] 词源学史是语言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　宁. 汉语词源学将在二十一世纪有巨大发展——首届汉语词源学学术研讨会述评[A]. 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C].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1.

[2] [北魏] 贾思勰著. 缪启愉校释. 齐民要术校释[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3] 王　锳.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中古汉语[A]. 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4.

[4]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65.

[5] 赵振铎. 中国语言学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9.

On the Study of Etymology in the Book Qiminyaoshu

ZENG Zhao-c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10, *China*)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etymology in the history of etymology in the period of Wei, Jin,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have not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Although the book Qiminyaoshu is a book of agriculture, there are much components of study of Chinese etymology, which perform in many aspects.

Key Words: Qiminyaoshu; root of words; study; history of etymology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